

《合欢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合欢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0701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0709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社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柯云路

页数：29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合欢》

内容概要

合欢出身社会底层，美丽既是她的幸运，也是她的不幸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合欢当过小姐，但她只是陪唱陪吃，从不出台。这是合欢的底线。哪怕为着拯救关在狱中的哥哥，她也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。仅仅因为学生时得到的一点关注，她就把爱情献给了性格软弱的小学教师，并如牛重负般地为她寻找出路。

在合欢身上，表现了一个小人物不甘沉沦的人格光彩。无论是在招待所当服务员，还是在体面人家当保姆，还是坐台当小姐，都是一种无奈的挣扎。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中，合欢也从未放弃过灵魂的纯净。她坚守着自己的尊严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合欢是高尚的。她和她的伙伴们在污泥中也还坚持着互助和友爱，坚持着正直和善良。作品中弥漫着对小人物的悲悯。

在动笔之前，一定要有书名。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要提前想好。书名能传达我的一种创作构想、冲动，而人物的名字能给我带来印象中人物的种种信息。最初想给书起名叫“合欢树”，后来觉得不好，干脆把“树”字拿掉，叫“合欢”。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同时又可以做主人公的名字。就这样同时产生了。

《合欢》

作者简介

柯云路，当代著名作家，著有《新星》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《龙年档案》《芙蓉国》《蒙昧》等二十余部长篇小说，并多次引起轰动。

作者广泛涉猎哲学、心理学、东方文化等学科，被誉为“最会变脸的作家”，著有文化人类学专著《人类时间》，历史研究专著《极端十年》，心理学著作《童话人格》《走出心灵的地狱》，教育学著作《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》《中国孩子成功法》《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》等，均受到读者喜爱。近年来，他特别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况，著有《心灵太极》《焦虑症患者》等关怀心理健康的作品，并著有《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》《婚姻诊所》等研究当代婚恋的著作。

《交换爱情》是其最新作品。

《合欢》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关于《合欢》的背景资料 背景资料一：人人都有特殊的情结 背景资料二：海的女儿情结 背景资料三：丑小鸭情结 陌生的小城后记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一 合欢第一次受到男人通宵纠缠，是十四岁那年。 地点是她家乡W县山村。那是一片穷得叮当响的偏僻地方，这两年莫名其妙暴露了旅游景观，天南海北的游客便踏了过来。穷山村的男女老少眼巴巴地守在山脚路口发起财来。卖点蘑菇、枣、核桃等山货。拉两头驴、骡子、马供游人骑着嘻嘻哈哈上山下山。合欢家离旅游景点十里地。爹牵个驴子早出晚归去驮客。合欢偶尔挎个篮子到山口卖蘑菇。她的模样俊了些，一头黑发城里人说可以拍洗发精广告，跟她搭讪的男人很多，老男人、年轻男人都有。就有一个背画夹的和她聊着，又和她爹聊着，最后说要去她家住几天，画几天画。那个看着蛮年轻的画家后来知道是个美术学院的学生。他背着画夹跟他们来到了五六户人的小村里。用山上人话说，村子小得像喜鹊窝。隔着两三里地望过去，黄巴巴的山头上几间灰土房，也就和喜鹊窝差不多。那一晚，下巴像月牙一样往前翘的小画家抓住合欢的手不放。一团煤油灯光照着两人的面孔，照不见两人的脊背。四周的黑暗中蹲着两三口大缸，一把木犁，还有一堆木柴。隔着一道草席墙，合欢的爹、合欢的娘、合欢的哥、合欢的妹、合欢的弟，一家老少男女的鼾声此起彼伏。黑夜大山的风响得十分高远。那一晚，合欢觉得自己的乳房很发育，被男人的手触摸后浑身酥热。她坚决拒绝着，推开对方的手，又好心地笑着。在喜鹊窝一样的山村里，她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了。小画家千叮咛万嘱咐地回京城了，来过信，合欢可能收到，也可能没收到。她还是不时挎着篮子走十里地，到旅游景点蹲路口。山南海北的游人还是花枝招展在前面走过。老的少的男人都喜欢买她的东西，看她的人，搭她的讪。春来秋往，又有一些类似小画家的故事。有可能第一个故事是最触动人心的，也可能后来的故事更精彩。这都需要一一检点和想象。一群作家来这里，里面三四个比较年轻的男作家喜欢上了她。一番争风吃醋的热闹过去，又留下什么故事也有待考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小画家那晚与她缩在昏黄的油灯光团中通宵说话时，当爹的半夜咳嗽着醒来，走过来掀起水缸舀了瓢水，饮牲口一样灌了一通，说了一句：不困哪？便丢下好像很麻木其实很明白的一瞥，又去睡了。小画家问到一家人的情况，合欢讲了。她的爹叫合发财，喜欢喝酒，多咳嗽。她的娘小画家已经看在眼里，矮瘦的人，挺高的嗓门，跺起脚来骂山门，顶风传出二十里。哥哥叫合虎，妹妹叫合英，弟弟叫合柱。一家人的关系也是这个故事不可不交代的根源。当爹的喝醉酒了，喜欢在女儿身上摸两把。那天小画家走后，做爹的问阿欢：他给你多少钱？做娘的双手叉腰，昂起高颧骨的瘦白脸，嚷道：又想酒想疯了。二 可能是合欢长得俊，被陪上边首长来旅游的乡长看上，要到乡里去了。那是一个镇。公路旁有几片房，两条小街，还靠着一道河。水是清的，没有鱼，让人想到“水至清则无鱼”这句古话。在乡上，阿欢在饭店里当服务员。饭店既是乡政府接待各级首长的地方，也对外营业赚南来北往游客的钱。这段生活对阿欢的磨炼不小。乡长，副乡长，乡里的大小头目，只要是下半身长着家伙的雄性，几乎个个都想招惹她。乡长是个蒜头鼻，副乡长是个青脸麻子，一次又一次酒气熏天地想把她摁在床上。合欢很小心又很坚决地拒绝着。一只羊羔落到一群恶狼中，这种锻炼是有难度的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看到合欢未来精明强干的本性了。她没有要死要活，也没有哭天喊地，但却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保卫了自己。狼们没叼上口，涎水流了一地，可都没有恼羞成怒，还笑呵呵地把令他们眼馋的小俊妞白光光地留在眼前。这段故事很有些精彩的章回。乡里有个秘书叫杨有才，一张驯服的驴脸每日在头头面前点来点去。他笑眯眯地在合欢身边转悠，有意无意的提示不止一次救了合欢。合欢多少年后也没搞清楚驴脸秘书为啥总能在她要紧的时刻出现，他盯视的目光有让合欢难忘的和善。一天晚上，打着闪电下着雨，乡长摸黑进了屋，将合欢压在了身下。合欢半睡半醒，作起反抗。小羊羔那一次稍有点力不从心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口响起了驴脸秘书的喊声，县里来的紧急电话，找乡长。窗外的闪电照见乡长的蒜头鼻子。他骑在合欢的身上，望着窗外电光闪亮的小院，骂了一声操他妈的，使劲捏了合欢几下乳房，啃了一通她的脸，提起裤子兜上那还没耍开的哪当家伙出去了。后来，县长来乡里，在鸡鸭鱼肉堆满的饭桌旁笑眯眯地看上了合欢。县长是个文化人，架着一副眼镜，喝起酒来谈笑风生。对她说话和蔼可亲，问长问短，还多夸奖。乡长笑呵呵地看着她，蒜头鼻子像鸡啄米一样红光发亮点着。问她愿意不愿意跟县长去县里？她不好意思地站在那里。乡长仰声大笑：这肯定是愿意了。县长拍了拍她的肩膀说：既然乡长这么推荐你，你就跟我去县里吧。合欢这就要调到县里了。对乡里这段有必要补充的是四句歌谣。“青面麻子不可交”，这指的是副乡长。“蒜头鼻肚里三把刀”，这指的是乡长。“最毒不过一只眼”，指的是前任老乡长，那是个独眼龙。“独眼斗不过水蛇腰”，这水蛇腰是指乡妇联主任，姓徐叫徐爱琴。据说，她和老的新的乡长、副乡长、乡里一切有

头有脸的男人都睡过觉。走起路来扭着水蛇腰，说起话来像卖膏药，睡起觉来可以放倒一个排的男人。外号又叫大通铺，大桥洞，大磨眼和喇叭花。水蛇腰对合欢倒是蛮疼爱的，笑眯眯地斜眼盯着她，用手挑起她的下巴，在她光润的脸蛋上拧两把，说：产品要好，包装广告更不可少。然后令合欢莫名其妙地一笑，走了。水蛇腰要说也救过合欢。一次，蒜头鼻乡长要带合欢一起去山上视察。水蛇腰正让合欢给她捶背，瞟了蒜头鼻一眼说道：我这儿还用着呢。蒜头鼻便打哈哈叫上另一个妞一同上了吉普车，呜呜地开走了。那一天，水蛇腰被捶舒服了，让合欢站在她面前脱掉衣服。合欢把褂子脱了，露出里面的短袖背心。水蛇腰说：接着脱。合欢看了看窗户，犹豫着。水蛇腰瞪起了眼。她把汗衫脱了，露出了上半身。水蛇腰上下瞄着她，又让她把裤子脱了。合欢咬着嘴唇站了好一会儿，脱了。水蛇腰又让她脱内裤。她咬咬牙又脱了，最后一丝不挂站在水蛇腰面前。水蛇腰上下看了看她，用双手从脸到脖颈到肩到胸脯到腰到下半身一下一下摸下来，最后好像疲倦了，靠在椅背上垂下眼说：穿上吧。从那以后，合欢怕水蛇腰比怕谁都厉害。一天，老掉牙的老乡长独眼龙也想伸出老嘴叼一口尝个鲜。其中的过程十分曲折。老家伙设了名目，作了安排，让合欢稳稳妥掉到他的窝里。合欢当然要抵抗，可那很难。老乡长的家在河那边独家大院，大门一关，狼狗守着，没人能进来。老家伙色胆上来了，赛过不老的家伙。这时水蛇腰却擂起了院门。院里狗叫着，院外擂门的人喊着。老家伙早就横下一条心准备不管不顾，听到院门外是水蛇腰的尖嗓门，他合住下巴，收起涎水恨恨地收摊了。合欢被水蛇腰解救了，跟着她回到乡里。关起门来，又战战兢兢站到水蛇腰面前。一件一件脱光了衣服。这次脱剩裤衩时，她无论如何不再脱了。山村姑娘第一次朦朦胧胧觉得，母狼也会叼她。当时两个人的你来我往有点尖锐。驴脸秘书的浑厚嗓门又在乡政府大院门口响起来，叫水蛇腰的。她哼了一声：穿上吧。就走了。驴脸秘书喜欢卡拉OK，每晚在镇上唱来唱去。后来还跑到省里去参加什么大奖赛。一炮打响，成了嗷嗷叫的歌手。他和乡土气十足的老婆离了婚，在省里飞扬起来。终于有一天，合欢也到了省城，大概就会遇到他。三合欢十四岁那年乳房确实已经很发育。那大概和做爹的喝醉酒了就喜欢摸女儿有关。做爹的虽有大号，村里人却管他叫合老头。从他生儿育女开始，就因为干瘦驼背得下这个“未老先爷”的外号。他像只老田鼠在他家那两间破木板房里钻进钻出，终日一脚高一脚低地团团转。有上两张票子，就拿着酒瓶跑几里地，从山下村子的小卖部里一路醉醺醺地烧回来。去的时候酒瓶子是空的，回到家酒瓶也空了。上着山一路仰脖灌，一路唱小曲，一路东倒西歪搂着路边榆树睡。临进村，找一处山泉洗个醒，把酒瓶掖在袄里，只留下一脸酒气，供老婆翻天覆地列祖列宗地骂。那时，他就是榆木疙瘩，硬成一团缩在那里没声了。合欢从小被这个十天半月就醉一回的爹摸多了。大了，不让摸了，打掉他的手。做爹的涎着脸打着酒嗝嘿嘿笑着，便前跌后撞歪到一边去了。见到做爹的又去摸妹妹合英，合欢就会递上一海碗凉水，堵到做爹的脸前，而后对妹妹说：还不快出去？做爹的醉眼惺忪晃着头，被合欢喂上几口水，倒在那里打呼噜了。每当做娘的发现丈夫在黑屋里对女儿不干不净、动手动脚，就会破门而入，放开脸来大骂。门外一片高山风光做着光明背景。做贼心虚的爹就会怯成抽筋的老田鼠，缩在那里。合欢这时就会对爹说：缸里没水了，去挑水吧。做爹的立刻点头哈腰地担上水桶，绕开顶天立地的老婆，溜到黑屋外的光明中去了。做娘的气呼呼站着，双手握拳叉在腰上，气未消，骂未绝。合欢拿起一把扫炕笤帚，给娘扫肩膀扫背。山上难斗的是仰脸婆子低头汉。做娘的那张瘦白脸终日仰着，这时也被扫得渐渐熄下火去。合欢在家又管爹又哄娘。用村里人的话说，她是她爹的娘，是她娘的姐。合欢被乡长选走后，做爹的理直气壮地醉了两回。仰脸婆子眼睁睁看着他被酒烧得满脸通红，却理亏气短骂不起山门来。好像女儿是合老头独种独养的，与她这个大过肚子的女人没关系。合老头隔上十天半月就穿件干净衣裳，抹把干净脸，光荣地去一趟乡镇上。下山的路走得有条有眼，真像一只大田鼠光天化日下立起两条后腿一颠一颠地跑下山。见了女儿点头哈腰。遇见女儿正在伺候乡长们、上边来的头头们，他在门外探一探，就缩到东南西北去了。熬到蒜头鼻子、青面麻子打着饱嗝醉醺醺地走出饭店，他远远地躲在树后，瞅见风平浪静，才小心翼翼地贴过来。女儿就会又怜惜又嗔恼地看着他，用抹布擦擦手，去掏口袋。三两张钞票就会在做爹的眼巴巴的目光中露出花花脸来。合欢会将大钱塞到做爹的一手里，说：这是给家里的，你交给娘。把小钱塞到爹的另一手里，说：这是给你的，买了，到家再喝。做爹的两个手捏一捏，一只手塞到袄里，另一只手攥着就奔烟酒铺去了。有时，合欢早就将给家里的钱买成东西——给娘做袄的布，灶上用的油盐酱醋，给哥哥弟弟买的鞋，给妹妹买的发卡——包成一包，塞到爹怀里。合老头扛着包，一路灌着酒瓶子上山了。乡镇上走的回数多了，鼠胆也练大了一点。他磨蹭着女儿，终于在乡长嘴里讨了一个封。他当上了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的村长。上任第一天，他领着还算识几

《合欢》

个字的大儿子合虎在村口的一壁土墙上刷了两条白灰标语：一条是“计划生育，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”；还有一条是“吸毒愚昧，贩毒有罪，罪该万死”。看看儿子刷写完了，他双手叉腰看了看远近群山，很有点当家做主的意思。

四 合欢的哥哥合虎是个虎头虎脑的家伙。过去在林场打临时工，扛着电锯满山锯树，留下一坡一坡的光树桩。现在开发旅游，树不让锯了，林场的正式工都吊起了饭碗，他这工龄不足的临时工就只能在家里游手好闲了。一家一户的那几片薄田瘦地，做爹的都无心耕种，一多半荒在那里。离村近的种上点玉米山药蛋，混个一年的口粮也就算了。做爹的拉上家里那头毛驴，下山去旅游景点驮客了。那景点叫凤凰岭，从山下走峡谷，再上山，据城市人说，一片风光。山里人看不出什么好。只知道大石头小石头垒得奇形怪状，过去没有一寸田，现在倒成了周围一二十里山民的摇钱树。

合虎也跟着到凤凰岭下凤凰谷凑热闹。高兴了，偷砍上一些树，剥了皮，烤了火，做成一二十把拐棍，蹲在路边卖钱。不高兴了，在熙熙攘攘的旅游景点晃来晃去，偷个鸡零狗碎。大妹合欢被蒜头鼻乡长挑到乡里去了。二妹合英蹲在路边卖篮子里的蘑菇野枣。游人珠光宝气络绎不绝地流着，两边的山民男的女的少的蹲在那里，仰着脸守着跟前的篮子。合英没有合欢长得白俊，可也算是三分俏的村妞。老的少的男人便和她搭讪调逗。合虎看在眼里，手心就有点痒痒。合欢在这里蹲路边遭调逗时，他就不止一次想上手。合欢总能把事平了，不让自己吃亏，也让当哥的灭下火去。大妹善于哄他，连推带劝就把他支走了。合虎最终还是为二妹打了架。纠缠合英的不是大城市里来的要脸的狗男人，而是本地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几个不要脸的赖小子。合虎干林场时哼哈哼哈地学过几路拳，打飞了他们。他们又邀了更多的人带着家伙找来算了账。合虎伤了，拿把钢钊又寻回来。赖小子们吓得不敢再来旅游景点了。

合虎又听到大妹合欢在镇上被蒜头鼻子、青面麻子调戏的风声，他揣着刀子赶到了乡镇上。合欢从饭店里出来，看见他一脸杀气，有些愣了。问他干什么？他说要捅那几条老狗。合欢费尽了力气才算把事说没了。后来，合虎不止一次夜晚下山摸到镇上，围着乡政府大院和大院门口的饭店转悠，贴门缝，扒窗户，看究竟。看见合欢在那里伺候围着八仙桌大吃狂喝的乡长们，也看见一群男女吃得油光满面拿起喇叭筒野狼一样卡拉OK，还看到合欢也拿起喇叭筒唱一两支歌。大家拍手哄笑着，有人拍她肩膀，有人摸她脸蛋，合欢不嗔不恼，略微闪闪，也就立在那儿了。合虎熬到半夜，看见灯红酒绿的人群前呼后拥地散去。合欢也一个人回到乡政府大院，进了她睡的房间。月亮照下来，院子里很静，大院门锁上了。他也从墙头溜下来。

很久以后，合虎还是为自己的妹妹动了刀子。合欢的妹妹合英可能是从小被喝醉酒的爹摸熟了，是这一片山村有名的骚妞。弟弟合柱今年十岁，家中的老末，有些痴呆。

《合欢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这是柯云路在不得不转变方向后的书，对他我一直关注。
- 2、大学读过的，让我失望的一本书。
- 3、这是继蒙昧后读的柯云路的一部作品！
但是没有蒙昧值得回味
- 4、第一个故事《合欢》还可以，可以打3.5星；第二个故事略普通，3星。

1、合欢不是网游爱好者喜爱的那一个门派，也不是植物学家们心仪的一种树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孩子，为了生活在努力奋斗的女子。世人皆说：世事如棋，大约是确实如此吧！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会在那一天突然时来运转。合欢就是这样，或许是因为她有点先天的条件——漂亮。漂亮对于一个女子而言，可以说是幸运，也可以说是不幸。每个人，确切的说是那文章的每一个男人，都是在看了第一眼之后，就喜欢上这个女子，除了她的家人或许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，那就是田文书，这个曾经是她老师的男人，也是她芳心暗许的男子。这个男子是懦弱的，或者换种说法是不合时宜的，他追求这上进，却又在那些场合显得是局促不安。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子，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早已不知何去何从。在他的心中画家这条路是遥远而迷惘的，为了能在这条路上走的远些，他不惜向一个中年的女子谄媚，仅仅因为她是这个小城中知名画家的女儿。在他的眼里合欢以两种身份存在着，在生活仅仅是为了求食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女孩可以给他帮助，让他暂脱困境；当生活稍稍转变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是喜欢这个女子的。不过这样的心情只能放在心底，因为在他看来这姣好如仙女般的女孩，如幻梦般的迷离，存在中有些不真实感。或许仅仅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追求，她虽能带来面包，但面包之外的东西却是他最想要的。合欢的生活仿佛不是为了自己，在她进城之初，是为了改变家里的现状。后来哥哥被抓、妹妹被拐，她的生活被这两件事完全填满，如果说还有别的，那就是帮田文书创出一条路来。也许在这时她是忽略了自己。后来妹妹找到、哥哥也办了假释。生活的风向标也该转向自己，父母却又带来了痴呆的弟弟。这时她感到自己的腿有些软了，甚至连站起都感到吃力。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一个女孩的身上，甚至于连喘口气的机会也没有，“包袱”总是接踵而至。在有些人眼里，合欢只是一个小人物，似乎可以唾手可得。然而却忽视了她本来对于生活深深地爱和对尊严执着追求。有些事本来可以很容易，然而用着容易的方法做了，尊严就没有了。对于合欢来说，尊严没了，也许生活就将本质失去。对于失去了本质的生活，那不是她想要的。于是她费尽心机周旋于各色人事之间，用长袖善舞来形容绝不为过。她将自己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，尽全力帮助所爱的人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心意，然而那个怯懦的男子不知在何时才有勇气将爱说出，文章没有写到他们后来的生活会怎样？但愿他们在一番努力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吧！

2、合欢一样的女人，合欢不是一个人，她代表了从底层上来，心地善良而不单纯的人。善良与单纯并不矛盾。即使最后她屈从了，人性的光辉仍然意义生辉！合欢后面还有一本小书《陌生的小城》，没看明白妮妮最后怎么回事。

3、作者说这是一部当代版的《海的女儿》。合欢是一个人名，集美貌与善良于一身，智慧并非一等。有时很奇怪，长相很普通，品行并不怎么样的父母能创造出如此美貌与善良的女孩。合欢也是作者的理想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天生精灵难以逃脱狼群。只是一个朴实的愿望：希望家庭过得好一些，但要付出太多。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，留住一份纯真太难。

《合欢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